

泰山山轿与轿夫的历史沧桑

□戴永夏

山轿沧桑逾千年

山轿俗称山轎子，它在泰山的出现，与帝王封禅有关。

最早有关泰山山轿的记载，见于《后汉书·祭祀志·封禅》：汉光武帝刘秀于建武中元二年封禅泰山，二月“二十二日辛卯晨，燎祭天于泰山下南方……至食时，御辇升山，日中后到山上更衣”。

这里所说的“辇”，就是山轿。正是由于山轿的便利，汉光武帝刘秀才得以在封禅结束后，在“道迫小，深溪高岸数百丈”的险峻山道上疾行，连夜下山。随行百官却整夜在黑暗的山道上摸滚爬，苦不堪言，直至第二天早晨才在山下会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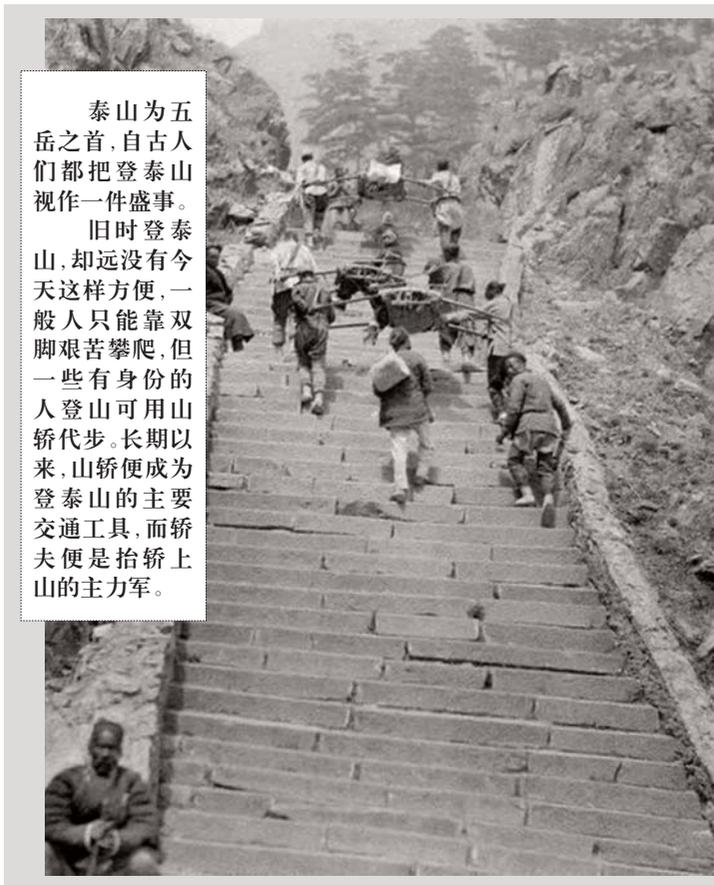
唐开元十三年十一月，唐玄宗李隆基封禅泰山，也是乘坐山轿登山。据唐代政治家、史学家杜佑的《通典·吉礼·封禅》记载，是年十一月十七日，“皇帝服衮冕，乘辇以出”，直至泰山山顶的登封台。不过唐玄宗所乘的山轿，比刘秀所乘的轻便舒适得多。

据《通典·嘉礼·辇舆》记载，唐制步辇有七种，有专门用于各种隆重仪式的大凤辇、大芳辇、大玉辇、芳亭辇，也有专门供帝王外出游历观光、登山涉水用的仙游辇、小玉辇、小轻辇。后者轻便灵活、实用性强，唐玄宗所乘的，显然是后者。

宋大中祥符元年十月二十日，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，据《宋史·礼志·封禅》记载：“乘轻舆，陡绝，跻日观，出天门。”“帝每经险，必降辇徒步。”这个皇帝坐着山轿登山，或许是于心不忍，或许是有些害怕，所以每到山路艰险的地方，他就走下轿来，徒步登山。

由于礼制所限，乘坐山轿曾经是帝王的特权，一般士庶百姓被明令禁止坐山轿。直到明代中后期，这一禁令才被打破，泰山山轿开始流行起来，乘轿登山也成为一种时尚，据明代顾起元《客座赘语》，以至于不论官商，“人人皆小肩舆，无一骑马者。”

泰山为五岳之首，自古人们都把登泰山视作一件盛事。旧时登泰山，却远没有今天这样方便，一般人只能靠双脚艰苦攀爬，但一些有身份的人登山可用山轿代步。长期以来，山轿便成为登泰山的主要交通工具，而轿夫便是抬轿上山的主力军。



此后，泰山山轿大量涌现，成为一般游人登山的工具。到民国时期，随着山轿业的进一步发展，泰安城里出现了专业的轿夫队伍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政府提倡“人人平等”，反对乘坐山轿登山，因而大部分轿夫被遣散，但此后仍有少量山轿被保存下来，为个别年老体弱者登山服务。近年来，随着旅游业的发展，山轿又在泰山各旅游点出现，有兴趣的游客登山，仍可以过把“山轿瘾”。

士人结绳为木篮

泰山山轿的形制像木椅，结构简单合理，最大限度地减少负荷，所以最适合登山攀高。

明末清初史学家、文学家张岱在《岱志》中写道：“山轎在户，轎杠曲起，不长而方。用皮条负肩上……”清人袁枚有诗赞道：“士人结绳为木篮，命我偃卧同春蚕。两人负之走若蟹，横行直上声喃喃。”

正如张岱在《岱志》中所说：“登山蹬则横行如蟹。已歇而代，则旋转似螺，自成思理。”

古人作诗称赞山轿

乘坐山轿登泰山，虽有些惊险，但充满刺激，其乐无穷。游客坐在轿上，颤颤悠悠，飞山越涧，春赏繁花，夏观飞瀑，秋看红叶，冬望雪峰。

张岱曾在《岱志》中这样写乘轿下山的经历：“舆人掖之，竟登舆从南天门急下。股速如溜，疑是空坠，余意一失则齑粉矣。第合眼据舆上，作齑粉观想，常忆梦中有此境界，从空振落，冷汗一身。”寥寥几笔，就生动地写出乘坐山轿的惊险、刺激。

清康熙十二年，大文学家蒲松龄到泰山游览，也曾乘山轿登山。他在《登岱行》一诗中写道：“兜舆迢迢入翠微，往为白云荡胸飞。白云直上接天界，山巅又出白云外。黄河泡影摇天门，千峰万峰列儿孙。放眼忽看天欲尽，跣足真疑星河扞。瑶席借寄高岩宿，鸡鸣海东红一簇。俄正五更黍半炊，洗漾明霞射秋谷。吴门白马望依稀，沧溟一掬推琉璃。七月晨寒胜秋暮，晓月露冷天风吹。顷刻朝曦上山嘴，山头翠碧连山尾。及到山下雨新晴，归途半啖蹄涔水。回首青嶂倚天开，始知适自日边来。”

诗中尽写他在山轿上见到的泰山美好景致，字里行间都洋溢着惊奇、兴奋和欢乐之情。

轿夫生活多清贫

泰山轿夫从事的是一种体力劳动很强的苦差事。一般人空手登泰山尚觉吃力，他们两人一轿，却要把百多斤重的人从山下抬上山顶，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。

民国时期，随着山轿业的兴起，一支专业的轿夫队伍基本形成。每年山轿最盛时，上下山的轿子有三四百乘，轿夫可达六七百人。他们一般从年初一忙到秋后，冬季无活就在家挨日子。另外，还有来自四乡以及山区的贫苦农民，他们忙时务农，闲时抬轿。

轿夫的工钱，在上世纪二三

十年代是市价每人每天大洋一块五毛。如果客人在山上过夜，要另加工钱或赏钱、饭钱等，多少由客人随意。有时客人带家眷亲朋上山，要雇几乘轿子，也要多雇几名轿夫轮流抬轿，这些人叫做“替脚”，也是每天一块五毛的工钱。每年从大年初一到三月底，是各地善男信女上山进香还愿的高峰期，也是轿夫最为繁忙的季节。年初一到正月十五，惯例是给双倍的工钱，甚至更多。不少穷苦的轿夫要等过了正月十五后才能回家“过年”。

泰山轿夫常年奔波在崎岖的山路上。他们不畏艰险、不辞辛劳、殚精竭力、登攀不止。因其吃苦耐劳的精神，泰山轿夫赢得了人们的尊重，也受到广泛的同情和赞赏。

清朝末年，泰安知县徐宗千曾写过一首《山舆行》诗，再现轿夫艰苦生活的同时，也对他们的助人之功大加赞美。诗中写道：“……舆夫埒涂足越起，游人安坐方如睡。返舆忽如马下坡，回首云梯始惴惴。不道仔肩任重难，喃喃空祝山灵庇。金泥玉检神仙秩，丰碑万丈如椽笔。我今复记泰山铭，舆夫之功数第一。”

另一位尊重和关心泰山轿夫的是冯玉祥先生。上世纪30年代冯玉祥在泰山隐居期间，看到轿夫的生活是那样艰苦，实在不忍心坐轿，并作《山轿》诗一首，抒发对他们的同情和对坐轿逍遥者的不满：“上泰山，坐山轿，好看风景好逛庙。一个安坐两个抬，三把轿子爬盘道。爬盘道，真苦劳，慢慢紧紧总不到。肩头皮带千斤重，汗流气喘心急跳。一劳苦，一逍遥，抬的坐的皆同胞。国难当头需要管，时间劳力不白抛。大名山，电车造，凡事都应用科学。时间劳力为国用，一点一滴皆生效。”

如今，泰山西麓建起了宽阔的水泥公路，汽车来往如梭，中天门至南天门修起了索道，缆车可以凌空飞度，泰山轿夫的后代们也早已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。

（本文作者为济南出版社编审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原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）

编辑：李皓冰 美编：陈明丽

齐鲁晚报

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

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.1克。



“讲文明树新风”公益广告